▲国家大剧院组织艺术家在北京地铁演出

“如果有人说，给我一个爱上音乐的理由，我相信，给出一百个都不是问题。那些错落的音符，让我们在疲惫、悲伤的时候还能够寻到一条路，走向百年前那些创造了永恒的大师，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独。”深夜，独自在美国求学的大军像往常一样打开了网易云音乐的音乐小品电台，壮美深沉的“拉赫玛尼诺夫C小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弥漫开来，一下冲淡了她想家的情绪。

这档进驻网易云音乐平台不到半年收听量已突破300万人的电台节目，就是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的一个音频产品。通过线上线下的多元布局，国家大剧院打破“围墙”，将高雅艺术与普通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围墙外的国家大剧院

□ 郑　娜　张媛媛

海量资源频道寻

2011年12月，国家大剧院与中国网络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古典音乐频道正式上线，很快成为国内最专业的古典音乐音视频网站之一。这也是国家大剧院在高雅艺术推广领域的创新举措。“剧院向公众免费开放这些宝贵的艺术资源，为公众提供非海量、精品化的高雅艺术在线服务，就是希望充分利用自身的艺术生产能力和资源整合优势，用新方式、新渠道推动高雅艺术的普及和传播。”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表示。

5年来，古典音乐频道迅速发展，已经成为覆盖网站、“大剧院·古典”客户端、H5以及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终端的高雅艺术视听平台。2600多张高码率的正版唱片，上万首单曲；1000多部高清演出实况和纪录片；2700多条幕后花絮；400余期音频访谈节目，丰富的资源成为了乐迷们欣赏古典音乐的一座宝库。除此之外，频道还大量从国外购买古典音乐视频版权，观众不出国门，就可源源不断的看到国际知名音乐节、顶级大师名团的精彩演出。

如今，古典音乐频道已经培养起一批古典音乐的忠实爱好者，不仅成为国内乐迷的精神家园，更极大推动了高雅艺术在中国的传播。中央音乐学院张佳林教授认为：“高科技激活高雅艺术，频道以最便捷的途径，实现了古典音乐与公众的亲密接触，让古典音乐走出狭小圈子，确保高雅艺术活力的重要来源。”

零时差直播网上看

“这段听着好想流泪”“虽然听不懂，但是好美”……弹幕铺天盖地在直播页上滚动，这是一场维也纳大提琴室内乐的直播，古典音乐频道联合了4家主流视频网站合作播出。没有网红，没有明星，一场音乐会竟然有70多万人收看。

截至目前为止，国家大剧院已推出音乐会、歌剧等演出直播近80场。仅2016年，古典音乐频道的直播已达到千万人次的收看量，每场直播都来之不易。“国外演出团体对版权要求非常严格，不同的演出和曲目，版权可能属于演出公司、唱片公司或者艺术家本人，我们通常需要经过多轮的谈判才能拿到直播版权。”国家大剧院演出部副部长王路藜介绍。今年来大剧院演出的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就只拿到了上半场的版权，“我们还是直播了，虽然只有半场，但这么超一流的乐团，我们真的希望能有更多乐迷可以听到”，古典音乐频道负责人侍莹莹表示。为了确保音乐会直播效果，每次直播前，大剧院影视节目制作部导播王莹和她的团队必须对着厚厚的总谱，提前做功课，画出分镜头本。“不能在小提琴主奏的时候，把画面切到长笛上去吧？也不能在一句非常舒缓的乐句上频繁切镜头吧？”

如今，古典音乐频道已经从单一的网站直播发展到客户端、H5等多平台直播，从日常的演出到赴瑞士零时差直播世界顶级的琉森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再到与维也纳国立歌剧院直播平台同步播出大剧院内的音乐会，剧院的“围墙”不断被打破。

经典旋律地铁听

不少北京市民发现，最近地铁里经常可以听到一些经典的古典乐旋律。这些悦耳的音乐，正是来自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携手公共交通系统推出的“乐行北京”项目。2014年起至今，古典音乐频道精心挑选了一批适合地铁播放的音乐曲目，在北京的160多个地铁站内等候区滚动播出，让优美的古典乐伴随上班族快乐出行。钢琴家郎朗对此称赞道：“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不仅提升了北京的艺术品格和审美情趣，也让更多人能够分享艺术的魅力”。

在互联网平台外，古典音乐频道不断推陈出新，以丰富的线下活动，构建起古典音乐与大众生活的桥梁。5年来，古典音乐频道走入高校、深入市民中间，通过各种活动将高品质的表演艺术精品送至公众触手可及的各个角落。去年“五月音乐节”期间，频道特意邀请朱亦兵大提琴乐团来到北京地铁造车车间，为工人们现场演奏。北京地铁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高雪冬说：“平日里，我们主要和冷冰冰的机器打交道，很少有机会欣赏高雅艺术。这次，国家大剧院把音乐会直接送到身边，如此美妙的演奏，让我和同事们都特别感动！”

线上的多元栏目与线下的体验活动，国家大剧院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古典音乐生活体验。对此，著名乐评人王纪宴表示：“陪伴人类走过世世代代的古典音乐，其功效远非娱乐二字可以概括。”在他看来，剧场之外对古典音乐的普及与推广，同样是丰富城市文化内涵的重要力量。

▲古典音乐频道幕后人员在进行现场直播

冰心《春水》手稿时隔95年被发现

□　本报记者　**刘军国**

近日，中国“文坛祖母”冰心先生的重要代表作——《春水》诗集的完整手稿在日本九州大学图书馆发现。

《春水》是冰心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新文学初期自由体小诗的里程碑式作品。手稿完成于1922年11月，1923年由新潮社出版。手稿大小尺寸为17.4×13.0厘米，以毛笔小楷竖行双面书写于无格宣纸，依次为：封面1页、周作人题记1页、自序1页、《春水》诗作正文115页，线装成册。手稿字迹秀美娟丽流畅雅致，保存状态完美。据悉，在目前已知的冰心先生存世手稿中，唯该手稿创作时间最早、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

《春水》手稿一直藏身日本九州大学图书馆，此次时隔95年浮出水面的契机，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于2016年第11期刊发了《1939年周作人日记》。周作人在10月5日的日记里提到，清理书斋故纸堆时，发现了当年自己编辑出版的冰心女士的《春水》手稿，于是辅以蓝纸封皮线装成册，并亲书题记，寄给日本后辈友人滨一卫。

滨一卫后来成为九州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1984年去世。1987年，九州大学图书馆收藏了滨一卫的藏书及其他文献资料，建立了“滨文库”。《春水》手稿自在其中，但却一直没有引起注意。直到去年底《1939年周作人日记》发表，九州大学语言文化研究院中里见敬教授才从未刊资料中找出《春水》手稿，并进行了一系列考察。

中里见敬教授在大学期间曾受教于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老师，为他对祖国的赤子之情所感动，走上了研究中国文学的道路。后来，中里见敬教授赴中国人民大学留学，师从冯其庸等中国当代国学大师。

“今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在此节点发现冰心先生的《春水》手稿非常有意义”，中里见敬教授对人民日报记者说，冰心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泰斗，《春水》手稿的发现，不仅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是日中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来加强日中两国交流，以报答中国老师的教导之恩。曾协助参与手稿考察的华东师范大学潘世圣教授则提出，除了文学文化意义外，手稿本身既是珍贵文物，更是一流的精美书法艺术作品，显示了冰心先生深厚的学识和艺术修养。

据悉，九州大学图书馆计划与中国方面合作，让更多的人看到《春水》手稿，促进中日学术文化交流。

◎墙内看花

《酗酒者莫非》该如何评价

□ 麒　寂

▲导演陆帕

《酗酒者莫非》6月24日在天津大剧院首演。这部戏剧在公布制作时便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不仅因为它改编自知名作家史铁生唯一的一部剧本，还因为这部剧由欧洲戏剧大师陆帕执导。史铁生，中国读者都非常熟悉。陆帕这几年也在中国艺术界声名鹊起。他将《伐木》《英雄广场》等作品带入中国，好评如潮。所以，史铁生+陆帕的组合，实在不能不成为文学界、戏剧界、艺术界的焦点。

评价《酗酒者莫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其中涉及到关于中国历史、中西方文化碰撞、戏剧改编、舞美设计以及西方导演对演员的不同于中国表演方法的引导等问题。

这部作品无疑唤起大家对史铁生的回忆，从而引发了主人公“莫非”与史铁生本人关系的讨论。大家眼中的史铁生，是一个极其个人的作家，他在文字中间以轻松的语气“嘲讽”现实——不管是突然残疾，还是社会的不公。他似乎并不孤独，因为他对于朋友，从来都毫不吝啬自己的时间。而《酗酒者莫非》的导演陆帕，在文字中看到的则是另一个史铁生。他看到史铁生的剧本后，专门找人翻译了史铁生的其他著作。陆帕通过作品、纪录片，探索这位作家的内心世界。在他看来，每一部作品中都有史铁生自己的影子，而每部作品中，都有“孤独”二字——作家写作时，他是不会与外界说笑的。

从戏剧改编角度来说，《酗酒者莫非》无疑让人眼前一亮，就像在座的观众所说，这部剧的舞美、视频与表演的衔接设计，我们都很难做到。林兆华导演首演前对陆帕说，这部戏只有你能做到。“多媒体代替厚重的传统舞美，将空间延伸至无限大，并实现时空的交替”——这就让戏剧更深入一个层面。当然，对于多个文本的融合，对史铁生自身经历的借鉴以及演员团队的即兴发挥，使得这部戏并不等同于原作，观众对此或褒或贬，但终究引发了对此的思考，我们不再只是坐着被动地接受舞台的信息。

谈到表演，陆帕对于演员的“调教”让人惊喜。陆帕的“即兴表演”训练方法，充分挖掘了演员的潜能，他的细腻要求，让演员终于定下心来演戏。（母亲）拿着袜子两分钟，全场只听到滴答的画外音——我们的演员终于有了定力。”、

《酗酒者莫非》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中国文化、中国元素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互相交融，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也许故事不再一成不变，也许角色不再是一个程式，也许舞台不仅仅是灯光下的绚丽背景。几个小时的戏剧时光，引起思绪的激荡。这或许就是戏剧的魅力。

▲作家史铁生

◎丝路音乐

西塔琴的魅力

□ 吴　蛮

西塔琴是印度的一种长颈弹拨乐器，也是北印度最重要拨弦乐器。传说14世纪印度已有西塔琴出现，命名来自于1700年莫卧儿王朝末期波斯一种三根弦弹拨乐器。“西塔”发音最初来自繁长的梵语，意为七弦，后被称为“萨阿塔儿”印地语为七弦，并在18世纪最终成为今天的西塔琴。

西塔琴的构造非常有趣，琴身呈梨形，琴颈非常长，由掏空的木头或葫芦和木制的音板组成。有的上方还有一个葫芦，主要是用来装饰，共鸣箱是葫盖做的，通常只有一个。我也见过许多名演奏家特定做两个共鸣箱的，声音虽然大很多，但拿起来很重。

西塔琴与琵琶属同类乐器，但不同的是，西塔琴有20或21 根琴弦。它的指板（按弦的位置）有16—18个可移动的环形金属品位，可用左手按弦奏旋律（琵琶按弦位置是固定的）。有4—7根持续音弦（不用按弦，但每根只发出一个单音），在它下面还有11—13根金属共鸣弦，每根调成不同的音高，为的是在演奏旋律时，这些共鸣弦会产生振动，强化共鸣效果。演奏者左手按弦，右手只用食指戴上金属指套拨奏。西塔尔琴常演奏装饰滑音，音域达3个八度。多用于印度北方古典音乐独奏或伴奏。印度古典音乐（Raga）里，西塔琴常与塔布拉鼓配对合作，西塔琴唱，塔布拉鼓和，如果碰到两位大师“一唱一和”，精彩绝伦，非常过瘾。

西塔琴演奏家维拉雅汗（Vilayat Khan） 曾是印度独立后在英国首演的印度音乐家，并首次向世界观众介绍了西塔琴。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西塔琴大师拉维· 香卡（Ravi Shankar ）进一步向西方介绍印度古典音乐，使西塔琴在更广泛的世界中为人了解。

上世纪50年代起，西塔琴在全世界闻名，比较经典的例子是披头士乐队专辑《橡胶灵魂》（1965）中的著名歌曲《挪威的森林》（Norwegian wood），西塔琴发挥了奇妙作用。滚石乐队的《涂鸦》（Paint It Black）也因运用了西塔琴而独具特色。

今天，印度的西塔琴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大家喜爱及运用。许多作曲家为西塔琴创作了大量作品，各种类型的流行乐、摇滚乐、世界音乐，乃至好莱坞的电影配乐里也常可以听到西塔琴声。李安导演的作品《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就可欣赏到西塔琴的魅力。

刘媛媛将在汉堡举办演唱会

以“共享美好世界”为主题的刘媛媛德国汉堡演唱会新闻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据悉，7月6日G20汉堡峰会开幕前夜，刘媛媛汉堡演唱会将在德国汉堡莱斯音乐大厅开唱。在演唱会上，刘媛媛不仅要演唱多首自己的新作品以及代表作，还邀请了英国跨界巨星罗素·华生作为助演嘉宾。担纲演唱会现场伴奏的是巴贝尔斯堡德国电影乐团以及德国指挥大师埃克哈德·斯蒂尔。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的同行人员中还有两位特殊的小嘉宾，他们分别是年龄最小的“谋女郎”徐子琪和来自井冈山的农家少年谢嘉成。在去年G20杭州峰会的文艺演出中，徐子琪与歌唱家廖昌永一起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令人赞叹。谢嘉成则是井冈山市一位普通的农家少年，去年他家在相关政策扶持下实现脱贫。谢嘉成当天也来到发布会现场，表示要和刘媛媛阿姨一起，把自己亲身感受的中国故事唱给全世界听。

（林苑均）

▲欢迎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文艺菜园”